

## 四、國學書目的高低

### ——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——

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，實在是一個高不高，低不低，不知高低的東西。說它是高罷，任你做那種學問的研究，都是不夠；說是低罷，不僅不是一般大學生財力所能辦到，也不是一般大學生精神都能做到，總之是個亂七八糟垃圾桶。

「國學」這個名目，算什麼？我不懂得！有些人在那兒做詩填詞，說是「國學」，有的在那兒編四部書目，說是「國學」，有的在那兒改頭換面加上一些新的名詞，如哲學名學等等，也是「國學」。

這些都不是現在我所要討論的問題。不去說他。胡適有人說他對於西洋哲學是有研究，因為他曾介紹過「實驗主義」；有的却說不然，他的西洋哲學，不如他的「國學」，他在改討論「文學改良」時，他的文章裏，能夠引出許多小說的書名，並且他還做了一部中國哲學史，不看見他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裏，他能夠羅出許多書名，確不容易。實驗主義

「中國哲學史，另有專章批判，這裏我們來看他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罷！」

關於書目，這一種的學問，中外古今都是有過專家去做。「國學」這一個名目，本來已不是僅拿着死書本子夫可代表，就拿書本子說，也不是只拿經史子集幾方面就可概括全部。目錄學家，是分門別類，提要鉤玄，指示一般書的概略；學者開示某種書目，是在指導一般讀者的門徑。胡適 篇最低限度國學書目前者固然談不到，後者亦屬不配。我們只要稍為指引，已是漏洞百出，體無完膚。

### (一) 思想錯誤

序言裏面說：

……多少青年朋友，詢問治國學之何門徑。……我起初也學着老前輩們派頭，從小學入手，勸人先通音韻訓詁。我近來懺悔了！那種話是爲專家說的，不是初學人說的；是爲學者裝門面的話，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法子。音韻訓詁之學，自身還不曾整理出個頭緒系統來，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？十幾年的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，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，而不是初學的門徑。

這些話看來未嘗不對，訓誥小學，經過清代多少學的整理工夫，方才治出一點眉目，但這些眉目，固然是可做學者的工具，初學的門徑，也不是全爲無用。譬如胡適書目內，所開的章氏叢書，不懂小學的人，叫他那裏看得懂？

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，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，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。

治國學那是這樣簡單事？「歷史的線索」，有時候是靠不住的，宋儒以孔子做招牌，做書目的人，把他們放到儒家裏去，總不能說是錯誤。但一看這班宋儒，沒有那個不是受佛學思想的。「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」，亦是不對的。老子的道，一演而爲漢的黃老，再演而爲晉的老莊，三演而爲唐的道教……我們要不在它橫的方面，看它所受時代的怎樣反映，僅僅憑着舊的四部或九流，這樣的系統去治國學，是治不出什麼來的。

這個書目，不單是爲私人用的，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圖書館之用。私人治學所備書目的書籍，決不是中小學圖書可適用的，中小學校所需的書籍，也決不是地方圖書館所適用的。而且就以學校論，中學與小學的圖書館，決不能適用同一的書目。胡適

是到過歐美各國的，曾看見有一種書目，可適用於各種圖書館嗎？這點普通常識都沒有，還要來談門徑！

答覆清華週刊記者信裏說：

我暫認思想與文學兩部，爲國學最低的門徑，其餘民族史，經濟史等等，此時更無從下手，連這樣一個門徑書目，都無法可擬。

思想與文學兩部，是國學最低的限度嗎？聯系各種思想貫串許多文學的「史」，是不值研究國學的一顧嗎？那末只是一本一本的諸子讀下去，各種全集讀下去，都要各人把它理個系統來，何如先有一個「史」的觀念，較爲捷徑？沒有史的觀念各種思想，各種文學，那裏看出時代性。

……我也曾想過，這個書目動機雖是爲清華同學，但我動手之後，就不知不覺的放高了，放寬了。我的意思，是要人用這書目的人，從這書目裏，自己去選擇，有力的多買些，有時間的多讀些，否則先買二三十部，力所能及的，也不妨以後還可以自己隨時添備。若我此時先定一個最狹義的，最低限度，那就太沒有伸縮餘地了。

呵呀！胡適開的書目，是有「伸縮餘地」的，是「要人從這書目裏自己去選擇」的，但怎樣「伸」法？怎樣「縮」法？怎的去「選擇」？我們拿着舊書店的書目，它把經史子集分得很清楚，不可以選擇嗎？「有力的多買些，有時間的多讀些，否則先買二三十部，力所能及的，也不妨以後還可以添備」。這些說法，直是「老生常談」，又何需乎胡適？

「做留學生的如有深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，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」，這一層到有討論的餘地。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，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薄非，不肯多讀點國學書。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，回國後也沒有大影響。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，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後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，是應該知道的書。

留學生「多讀點國學書」，是要「能代表中國」要「有多大影響」嗎？史記漢書可以不必知道，詩格地鏡可以不必知道，元曲選留學生為什麼應該知道？

## （二）分類不清

胡適國學書目分爲三。

(1) 工具之部；

(2) 思想史之部；

(3) 文學史之部。

工具分一部是可以的，思想史分一部，文學史分一部，是什麼意思？思想史部分內，除了中國哲史大綱宋元明學案清代學術概論是思想史以外，大多是思想史的材料，或直可稱之爲思想。這是不當之一。

文學史，其誤與思想史一樣，而春秋左氏傳列入，這是不當之二。

史爲一切學術研究之出發點，不明歷史，尙談甚麼國學？胡適竟拋之于九霄雲外，這是不當之三。

(三) 舉書不當

1. 工具之部，有經籍纂詁有經傳譯詞，甚至有佛學大詞典，而無說文段氏注。
2. 有中國人名大辭典可不必更史姓韻編，史姓韻編，所刊書目竟無二十四史，有何用處？

3. 易經爲中國古代思想最重要之書，竟不列入。

4. 佛書刊至二十三種之多，何所必要？

5. 有正道堂全書，復刊二程全書朱子全書。

6. 沒有史記而有史記探源。

7. 考信錄爲考訂古史之書，沒有尙書禮記國語，要他何用？

8. 列朝詩集爲明詩彙刻，復重列明詩綜。

9. 曲苑內有曲錄，既舉曲苑又列曲錄。

10. 湖海文傳湖海詩傳均爲乾隆後詩文集，應列清文匯及清詩別裁。

11. 笠翁曲，據我所知道的，爲十種，是憐香伴、風箏誤、意中緣、歷中樓、鳳求凰、

奈何天、比目魚、玉搔頭、巧團圓、填驚變，書目所列爲十二種，不知何所本？

由以上略舉十例看來，胡適對於國學知識，概可想見。而易經書經禮記國語史漢三國可

以不要，小說如今古奇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恨海等必羅列多種，梁啓超說

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，這個書目，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，和所

憑藉的材料。

八

實在要治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，此等書目又嫌不足，而一般大學生，既無力量購此數千冊之書，即能力有餘，全部讀完沒有數十年時間不能，能讀完而國學仍國學，能依據其思想史或又學史得一系統概念嗎？竟算全知國學了嗎？胡適恐怕也不敢答覆這句話罷！

## 五、章實齋年譜

如果說日人內藤南湖的章實齋年譜「掛一漏萬」，那末胡適的章實齋年譜，就是百孔千瘡」。我們可把它分為

- (一) 體例不純
- (二) 思想混淆
- (三) 事實脫誤
- (四) 敘述不實

四步來說。先說：

- (一) 體例不純

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內說過

譬如做傳，但寫這個人的真相，不下一斷語，而能令讀者自然了解這個人地位或價值，這纔算史才。(補編)

這也就是胡適所說的

還他一個本來面目。

在章實齋年譜自序裏胡適說：

有幾點頗可以算新的體例：

第一我把章實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，都擇要摘錄，分年編入。摘錄的工夫，很不容易，有時于長篇之中，僅取一兩段，有時一段之中，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幾句，……這一番工夫，很費了一點苦心。

第二實齋批判同時的幾個大師，如戴震汪中袁牧等有很公平的話，也有很錯誤的話，我把這些批評，都摘要抄出，記在這幾個人死的一年。這種批評，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，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。

第三向來的傳記，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，不說他的壞處。我這部年譜，不但說他的長處，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。例如他批評汪中的話，有許多話是不對的，我也老實指出他的錯誤，我不敢說的評判都不錯，但這種批評的方法，也許

能替年譜開一個創例。

第一，第二我不必說什麼，第三這個「新的體例」，胡適說「替年譜開一創例」，依我想，恐怕要變成「惡例」。因為年譜不是「評傳」，「年譜」只編重於事實，將他的「著作」「擇要摘錄」「編入」，「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」可以，抄出批評「同時幾個大師如戴莊汪中袁牧等」考見實齋「個人的見地」也可以，要拿做年譜的人眼光，批判他的好壞，第一點是有主觀，將舍棄事實；第二點年譜之例，實無需乎此等工夫。而況此例一開，將來做年譜的，濫發私見，在那裏尋出本八「真面目來」？

胡適必欲以個人批判摻入，亦應另行註明，一歲之中，忽而事實，忽而批評，忽而批評，又忽而事實，殊屬不當之至。

書中有時稱「實齋」，有時稱「先生」這種義例不純，我的意思，倒不一定像何炳松那樣說：

容易使讀者得到一種玩弄前輩的印象，這一點關係雖小，但是我以為我們在傳述文字上。既本春秋家學法度，却不可不嚴。

那些廢話，我只覺稱實齋也可以，稱一聲先生，也不爲過，說起什麼「春秋家法」大可不必，「玩弄前輩的印象」，這也不在乎名稱小節。達人是何先生的入門弟子，「先生」「先生」的不絕於口，總有些過當。就是我在書中，「先生」兩個字，從未給胡適連接過，這是我想少寫兩個字，倒並不是看不起他。不過，胡適不管他怎樣去稱他，是不應該隨便混用，而且胡適是研究章實齋學說的章氏所說：

臨文而稱先達，則必著其名諱，不可泛稱字號，使人不知何人也。  
似乎是應該知道而遵守的。但我這裏，是沒有這個義務和責任。

## (二) 敘述不實

笑話笑話真笑話，笑話人人有，沒有胡適多：在理論方面，錯誤或者可以原諒他的淺薄，而敘述事實，也會能夠東扯西拉，這不能不佩服「孫行者」的神通！在開始敘述章氏的籍貫是說：

先生名爲學誠，浙江會稽人，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，再從而籍道墟，稱道墟章氏。  
我爲着好奇心趨使，我想章學誠字實齋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而且胡適書中也嘗嘗「實齋」「實

齋」的這樣稱呼，爲什麼家譜雜識裏沒有他的字呢？我就去找章氏遺書裏家譜雜識一看，從第一個字起一直到最末一字，那裏會找出這一段呢！本來是想看看章學誠字的來源，倒反發覺另一個祕密——引書不對，那末爲好奇所趨使的我，更不得不再去搜尋半天，最後在神書神主議中，發現出同樣的如胡適所說的一段，我不知胡適是別有所本呢？還是神書神主議就是年譜雜識？

第十頁至第十一頁，章氏論修志二書，第一書六事，是不錯的，第二書也是六事嗎？奇怪！在本書不知怎樣多跑來兩事了？說胡適是根據別本嗎？而這種事實，不會差說罷？但一說不算，胡適所說的。

第五事主張另立文選一類，……

正是第二書的第七事，可惜胡適未將他所認爲六事的刊出，不然倒要看看他所沒收的應那兩事呢？

乾隆三十一年下

學文章於朱筠，同學少考見者，邱向闈吳蘭庭任大椿馮仲道蔣秦樹等。

這二十幾個字中就包括有二點錯誤：（一）據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，章氏學文於朱筠是乾隆三十年的事。（二）任幼植傳明載

是年（乾隆三十四年）任大椿登第，先生始見之。而此處竟會一誤再誤！

乾隆四十二年下

時周震榮移知永清縣。（周府君墓誌銘）

周箕谷五十屏風題辭則說

震榮是年（乾隆四十一年）即調永清知縣。

信後來的碑誌，不見較題詞爲更可信罷？

黃烈傳丙辰割記載

先生旋主講永平敬勝書院。

是爲乾隆四十七年事，而第三十九頁乾隆四十八年下要附會到

病愈後在永平主講敬勝書院。

最荒謬絕倫者，第四十一頁引

詩教上論，戰國之文，奇袤錯出，而裂於道，其源皆出於六藝。「後世之文，其體皆備於戰國。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」。（標點照原書所標）

我們從文史通義裏看是

戰國之文，奇袤錯出而裂于道，人知之；其源皆出於六藝，不知也。後世之文，其體皆備于戰國。人不知；其源多出於詩教，人愈不知者。

呵呵呀！好高的手段，好割裂的文字好會標的標點！這裏我真不願多說，我也不願再來引例，請你們細心將字句比較一下，標點比較一下，文義比較一下，他們相差的可只十萬八千里，然而這只僅僅抄書呀！抄書資格都不夠，還談什麼學問呢？

（三）事實不盡

你略爲知道章學誠的人，你總會知道他是字實齋。然而你要看了胡適大吟章實齋年譜以後，不但要懷疑你以前所知道的，而且要使你莫明其妙的「章實齋先生年譜」也者，「章實齋」三字是從何處來的，雖書中常亦說起實齋，而開始即寫

胡適與郭沫若

先生名學誠，浙江會稽人。

絕無號實齋字樣。我也知道所說「先生」即實齋，實齋亦即「先生」，這事實老早給我的印象，而且書中「先生」「實齋」，任意擺佈，不消說是二位一體。然而在敘述竟不提及，這總有些說不過去罷。至號少嚴，原名文燾，（佛山章氏家乘）則更不是胡適所夢想到得了。

#### 第五頁載：

先生自言「十五六歲常取左傳，刪節事實，父見之，乃謂編年之書，仍用編年刪節，無所取裁；曷用記傳之體，分其所合，吾于是力究記傳之史。（家書三參看與族孫汝南書）

我們依着胡適的指示與族孫汝南書及綜合柯先夫傳跋甲乙賸稿去看，應爲

十五六歲時，在應城官舍，童心未歇，賓客多爲驥衡先生夏無後，先生知識漸通，好泛覽。驥衡以業患不精，屏諸書，令勿閱。先生嗜好初入，不忍割治，徬徨者久之，館師柯紹庚，課以經義，先生偏不肯爲，舉業文，好作詩賦，而不得其似，心

無張主，但不甘與俗學伍。雖甚駿滯而驕趨則不離乎紙墨。理情已近於史學，常取左傳，刪節事實，驥衢見之，乃謂「編年之書，仍用編年刪節，無所取裁，曷用記傳之體，分其所合」，于是力究記傳之史。

而重要事實，尙有

官舍無他書得見，乃密從其妻乞蠅珥，易紙墨，假手在官胥吏，日夜抄錄，春秋內外傳，及哀周戰國子史，輒復以區分，編爲記表志傳，凡百餘，名曰「東周書」，經營凡三年，卒未成書，後爲館師所覺，呵責遂中廢。其時自命史才，大言不遜，然于文字承用，轉辭助語，猶未嘗一得。當柯先生慨然悔曰：「文無今古，形于通也；時文不通，詩古文辭，又安能通耶？」不信之，柯甚以爲恨。

而胡適均棄而不顧。理由姚名達補正甚多，而胡適的淺陋，竟因之掩而不張，亦大幸也。

（四）評論不治

何炳松在訂補本序裏說：

年譜五十三條下，適之先生認章氏把「掌故刊爲方志，裏面的專書，確是章氏一大